

追忆陈忠实海南讲学之旅

文海南日报记者 蔡艳

“一支巨笔直书时序百年梦，千篇真文尽抒乾坤万里心。”这是著名作家陈忠实先生追思堂前的一副对联。2016年4月29日，这位为“乡土中国”叙事的作家因病去世；5月5日，陈忠实遗体告别仪式在西安举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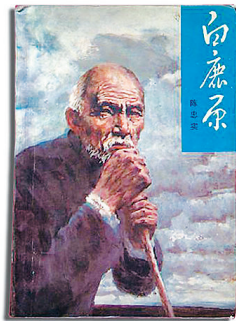
这些天，远在天涯的海南岛，也有一批陈忠实的读者以不同的方式纪念这位真挚的长者。

2003年他曾在海南分享《创作漫谈》

陈忠实曾经在悼念路遥时写下：“他的猝然离队将使这个整齐的队列出现一个大位置的空缺，也使这个生机勃勃的群体呈现寂寞。”而他自己的离去，于陕西作协、甚至是中国作协这个队列又何尝不是一种巨大的缺憾呢？

2003年12月，应海南新华书店邀请，陈忠实来到海南，进行了一次愉快的旅行和讲学。作为随行记者，我一路记录陈忠实这唯一的一次海南行。从12月22日登上海南岛，至28日离开，陈忠实在海南留下许多故事。当年已经61岁的陈忠实实行经海口、兴隆和三亚，冬天的海南，景色与关中完全不同，且气候温润。他很享受这样的冬天，走起路来步履轻盈，精神爽朗。我记得他当时穿着一件起了毛的蓝色毛线衣，一件有些掉色的黑色长裤，沟壑纵横的脸上写满人生的沧桑与从容，和那张黑硬的脸庞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他那一双孩子般晶亮的眼睛。他和善少语，看起来和关中老农没什么两样，但他的内心世界过于辽阔苍茫，无端的，让人有一种敬畏感。

12月27日下午三点，陈忠实在海南大学演讲。当天从三亚风尘仆仆赶回海口的陈忠实依旧身着蓝色毛衣，略带陕西口音的普通话让他看起来更像是我们身边的忠厚老者。那天，他演讲的题目是《创作漫谈》。他说，关于创作的话题，虽多次在不同场合讲过，但还是感到有压力，因为个人的创作有时难与他人分享，对别人也没有多少参考价值。但创作这个话题还是不得不讲。陈忠实诚恳的态度博得了台下热烈的掌声。他讲述他的文学梦想，讲述他作为一个文学少年所遇到的最初的



《白鹿原》

难题，他为写作所下的常人难以想象的苦工夫，听了让人为之动容。

他以燃烧的方式庆祝《白鹿原》完成

在演讲中，陈忠实回忆《白鹿原》完成的那个下午：我都不敢相信自己已经写完了。忽然想起路遥。当他写完最后一个字，将钢笔扔到窗外去，说，太苦，不写了。可我还舍不得这支笔（台下大笑）。陈忠实以他关中的口音将这个艰苦的创造过程解构了一把：为写《白鹿原》，他几乎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。他准备了两年，写作四年，六年时间里，他与一个世纪前白鹿原上的男男女女走过了漫长的时间隧道，把他们从母腹中接出来又一个个送进坟墓。终于，白鹿原解放了，编织《白鹿原》故事的陈忠实也该解放了。为了庆祝自己的解放，陈忠实必须找到一个“发泄”的办法。于是，他走出那间度过几年宝贵光阴的小屋，一直沿着河堤走出10华里。点着一支烟，转着走着，还是觉得没法将自己心头鼓胀的能量给释放出来。当他再点着一支烟时，忽然将脚下的茅草也点着了。正是干旱的冬季，茅草见火就烧得热旺，风从西边来，欢跃的火苗顺着河堤向东串去，陈忠实心中的火苗也奔串起来，他燃烧了，他终于为《白鹿原》找到一个完成的方式！一个燃烧的方式！当他离开了那片火海之后，他回到自己的家，将房子里所有的灯都开亮了，录放机里大开着秦腔，左邻右舍以为出了什么事，都跑过来问：“出了什么事情了？”陈忠实只是笑着：“没事啊。”他完成的快乐只有借助火光、灯光和秦腔才能够倾泻出去……

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创作漫谈之后，场下听众开始热烈的提问。陈忠实同样以诚恳的态度回答了听众的问题，他的幽默和不时迸发出的智慧，赢得观众热情的掌声和会心的微笑。已经是下午五点，还有很多听众的提问被交上来，陈忠实面前的纸条已经堆了一摞……回答完最后一个问题，陈忠实歉

意地笑了笑，听众们则以热烈的掌声欢送这位令人敬重的作家。

他是默默注视文学发展方向的隐者

关于陈忠实的生前身后，已经被评说得太多。有人说陈忠实像个农民，确实，陈忠实祖祖辈辈都是农民，他的大半生，以文学为命，也以田野和土地为命，他的血管里流淌着民间智者和硬汉的血液。然而还应该加上一句：陈忠实厚守黄土，却深具世界眼光和文学智慧。他是默默地注视着世界文学发展方向的一个隐者。1984年，当《百年孤独》刚刚在中国的杂志上刊载时，他就开始阅读。他说，他是中国最早阅读《百年孤独》的作家之一。“小说可以这么写！”这是马尔克斯给他最早的震撼。于是，他也要写出自己的《百年孤独》，属于中国文学的《百年孤独》。

《白鹿原》是经得住时间的推敲的，它是陈忠实留给世界的精神遗产。在2016年5月5日的陈忠实遗体告别仪式上，人们佩戴白花，排成长队，来给这位“用生命写作”的作家送行。铁凝说他的人格品格，已成为一个非常耀眼的文化标识。作家白描把《白鹿原》成功的原因比喻为“蒸馒头”，重点就在于：“面好、酵老、工到、气饱”，即积累、传承、耐心和贯通。

与陈忠实有着多年交情的著名作家贾平凹，则称自己到了这个年纪和这一时刻，才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黯然神伤和无声哭泣。

“长安春风吹净路，此原再无白鹿来”。然而，肉体生命虽然无法延续，但陈忠实先生执着于创作的精神却将永存。刚刚进入夏季的海南岛，草叶鲜绿，陈忠实先生十三年前留下的脚印，依稀在阳光里晃动。图



陈忠实与张浩文在海南。张浩文 供图

因为他的文，更因为他的人

●●张浩文

陈忠实逝世之后，万人同悲，官民齐悼。这几天几乎所有的平面媒体和自媒体都被悼念的文字铺满了，我无意忝附骥尾，只想谈谈陈忠实现象对我们的启示。在我看来，陈忠实在文坛的崇高地位和《白鹿原》今天得到学界及民间几乎众口一词的高度认可，雄辩地说明了以下几个简单的道理：

第一，任凭时代变幻，潮流纷涌，人们对好作家、好作品的标准不会改变；

第二，文学是老实人的事业，任何装神弄鬼、装腔作势都扛不住时间的磨洗；

第三，作品在精不在多，一个作家一生写好一部书足矣；

第四，人格文格并重，既是作家，当为君子，人格是作家自我书写的另一部大书，其魅力甚至超过他的文字。

●●孔见

许多年前，我曾采访过陈忠实。关于《白鹿原》的写作，他说是起源于他内心对50岁大关临近的恐惧。他担心，如果像以往那样随写随发些散篇，到死时肯定连一本可以枕头的书也没有。他认为文学作品的严肃和崇高并非通过与广大读者的疏远才能获得，一部小说不管写得多么深沉厚重，在文字上至少让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的人看懂。至于从中领悟到什么或领悟到多少，那是各人的事情。因此，《白鹿原》写得结构紧凑，情节跌宕，文字凝炼。

●●崽崽

陈忠实走了，他身后的哀荣可能他生前没想到，很多人没想到，我当然也没想到。我多次和他见面，他到海南大学讲演，我是他的陪同人员之一，我始终没有和他说过多少话。读过他的书，看他的眼神、气质和相貌，一切明白，再说多余。相信这位先生小时与穿暖吃饱无缘，他一脸深深的皱褶，藏着太多苦难，这苦难并不全是他自己的，属于一个民族。所以他能写出《白鹿原》。陈忠实在中国作家中远远不是读书多的、学养丰富的、很具思辨能力的，他写出一部几乎全民认同的作品，还因为他是一个简单的人，专注的人，纯粹的人。简单与专注在现时代已经难能可贵，纯粹更是稀世珍品。我们悼念陈忠实，因为他的文，更因为他的人。

●●林森

陈忠实以一部《白鹿原》，硬生生改变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发展。在《白鹿原》出版之后，多少中国作家前赴后继地书写所谓的“家族史”，试图以各自家族的兴衰，折射二十世纪整个中国的大历史——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他们都希望写出自己的《白鹿原》。但正如我们所知，《白鹿原》成了绝唱。

●●符力

2011年夏季，我在北京听白描先生说他的好友陈忠实12岁时强忍脚破血流之痛走三十里砂石公路去镇上参加初中升学考试，46岁那年从西安回老家花几年时间造就《白鹿原》这座中国当代文学高山，颇为震惊，也明白足够坚韧的人是能成大事的。后来，我读了陈忠实先生的一些散文，发现他诚恳、朴实而又仁慈，连一株半死的玉兰树都不忍拿锄头去刨掉。（杨道整理）



作家陈忠实